



# 遊踪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游 踪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 遊 踪

每冊實價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二弄五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弁言

在交通比較發達的國家，一般人多以旅行爲樂事，在中國則有『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之概，所以對國內的遊歷觀察，常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惟其如此，所以關於國內各處風俗人情山川名勝的記述，尤其值得我們的注意，其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遊歷過觀察過的人，對於別人考察所得的結果，也可資借鏡或參證。這本書是彙集生活週刊中關於此類特有精彩的材料，以供未遊者及已遊者的賞鑒。

# 目 錄

|                |    |
|----------------|----|
| 樊迪文的游華感想錄····· | 一  |
| 春游雜記·····      | 三  |
| 武村之遊·····      | 一七 |
| 浙游漫紀·····      | 三  |
| 三十小時之游歷·····   | 二七 |
| 觀潮中觀人·····     | 三  |
| 第一次經驗·····     | 二七 |
| 舟山航游·····      | 四  |
| 普陀之行·····      | 四四 |

|          |    |
|----------|----|
| 談談普陀     | 九  |
| 長江之游     | 五  |
| 赴漢途中雜感   | 六  |
| 關心       | 六  |
| 萬里行程     | 七  |
| 由上海到香港   | 九  |
| 游廣州      | 八  |
| 謁中山先生故居記 | 九  |
| 從洛陽來     | 九  |
| 潼西道上     | 一〇 |
| 南游印象     | 一〇 |
| 從北京到大同   | 一一 |

|         |     |
|---------|-----|
| 萍蹤寄語    | 二六  |
| 南滿路上新見識 | 一四四 |
| 東北之行    | 一四七 |
| 北游餘影    | 一五九 |

## 樊迪文的游華感想錄

寄寒摘譯

譯自比國民報，一九三〇年十月六日自上海發，十月二十六日掲載。

### (一) 上海的繁華

歐人想像中往往錯認中國這地方，連年不息的內戰，結果必與大戰後歐洲瘡痍滿目一樣，其實大謬不然。

當然，可憐的老百姓死心塌地受軍閥們蹂躪，非常痛苦。祇須一翻法文中國國民雜誌的各省通信，就可以知道有許多省份的慘象了。但若東北方面除了一小部份地方受着水災影響外，大體上還算太平。據一九二〇年七月出版的美國勞工部發行的勞工月刊所載夏威夷大學教授 Ta Chen 君對於中國內戰時期勞工情形

的報告，『這些內戰往往僅爲正反兩面軍人的爭執，而與人民的核心是風馬牛不相關的。民衆依舊天天照常辦事，工廠，工場，商店，除了戰區以外，依舊在那裏經營活動……』（譯者按，這是樊氏皮相之談，彼以上海表面繁華爲觀點，殊不知上海之繁華適爲內戰之結果，熟悉國事者，類能道之。）

從繁華方面觀察，新中國的發軔莫過於上海了。在一八四五年時上海祇是一個三等小縣，自從開放英法租界以來，在恩威，漢堡，洛得丹以後，就要輪到上海，上海已經列爲世界第六大商埠。人口之增加至速，已快要到三百萬。凡曾看過著名影片 *Cosmopolis* 的人都深信像上海那樣豪富與貧困、相映而成矛盾的印象，實爲世界各地所無。

這些情形歐人都很熟悉，但有一件重要事實，即華人方面對於上海驚異的發展實占有重要地位，此則歐人所鮮知。

近年來顯明的事實，就是中國已在租界範圍裏恢復其經濟勢力。就『大上海』

『而論，法租界與英美所占之公共租界大部份都是建築區。這些區域內之人口，總計祇有日人一萬五千，歐人一萬五千，白俄一萬五千。這班白俄自革命以來，流亡中國，與其他歐人有天壤之別，竟與華人競爭，做那街販小生意的可憐蟲。（爲什麼歐人不該與華人同等？）大家一定以爲外人在上海之總數較諸華人三百萬，相差雖如此之鉅，但占有財富之大部份，工商業之投資多數爲外人所有，所以浩浩蕩蕩的英法美各國的軍艦，可不顧華人的盛怒，始終停在黃浦碼頭的前面，目的在保護這些豪富而與窮苦無告的中國平民作對！但這種歐洲方面的論調已漸漸與事實不符了。有一位地產公司方面的職員對吾說，現在租界上的不動產，百分之九十均在華人之手。』

近年來西人，尤其是日人，利用中國的勞工，創辦了許多工廠，但純粹華人自己經營的工廠數比例增加，非常迅速，而勞工情形，又非常黑暗。南京政府要人中多數是孫逸仙的嫡親家屬，如果仍欲服從民生主義的話，那末實實在在，不

騙人，不空洞的勞工法規如保護幼童勞工之類是急不容緩的了。但這是閒話，尤其是公共租界上日本人所經營的工廠，對於此項法規的施行必定設法作梗的。

吾現在所要注意的事實，就是發展程度尚在幼稚時代的工業姑置不論，至少就幾項商業而言，不論大小商業，以前華人處處落後，現在都進於主人地位了。一九二五年的時候，孫先生還說中國沒有富人，中國人祇有大貧小貧之分。就全中國而言，這觀察是對的。但至少在上海，假使我們到百貨商店裏去買東西，在法租界看到華人中的闊老，在商會裏看到眉花眼笑的大腹賈，身穿着綢緞袍子，大多數一口流利的英語，講得和美國人一模一樣，而其做生意的手腕，膽大心細，絲毫不讓人的情景，我們就應想到資本主義在現代中國已漸漸非『洋鬼子』所能獨占了。

（二）南京三日記

吾和南京領袖人間政治意味的談話，當然是題中應有之事。就大體而言，南京的黨國要人所給吾的印象，可得而言者，就是蔣介石的周圍，的確有幾位非常聰明的人物，穩健派居多，對革命亦尚忠實，對三民主義當然還是服從，惟對主義的解釋，略偏重於國權的收回，似乎有心要延長爲民主準備的訓政時期，尤其是堅執即在工業化中的大城市裏，也沒有階級衝突，從而認爲在國民黨範圍以外，決無獨立的社會主義勞工黨成立的理由。擁護這主張的人首推胡漢民先生。胡先生不僅是立法院院長，也是國民黨右翼的領袖，他多年老朋友汪精衛的勁敵。總之，胡先生不愧是一位理論家，學者，黨中思想的主腦。

我們在立法院，他所占有的簡樸的寓所見到他，他又樸素，又爽直，一望而知他，除了他思想學說以外，絕不驚其他的，在他謙讓有節，彬彬有禮之中，似乎隱藏着一把議論又縝細，又銳利的劍刃。

我們一見面，就免除中國向來的那副寒暄客套，開頭就談時局，談左派人物

，談汪精衛，談國民黨切齒痛恨的小黑狐陳公博。

但吾們聽了北平方面的說法，又聽了胡先生所談，就立刻感覺不論左派也罷，右派也罷，其所持攻擊敵人的理由，都未見得充分。

吾們在北平方面所聽到的是：『我們與右派決裂，與閻馮聯合，因為我們當務之急，是在打倒蔣介石的獨裁，是在打倒這中國的墨索里尼。』

其實吾很誠懇的相信胡漢民先生的話，吾認為很有理由。他說中國永不致布爾札維克化，也永不致汎繫化，任何軍事的獨裁，即就國民黨最穩健的份子看來，也要加以堅決的反對的。

照吾看來，胡漢民先生既不喜歡第三國際，也不喜歡第二國際。吾對於國民政府處置少數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態度加以不滿，他毫無疑慮地答覆我：『吾們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待遇，決不能異於共產黨，或國家主義派。國民黨是國民的黨，決不能在自身的旁邊，容納其他任何黨派的合法地位的。』（譯者按：胡漢民氏

政見坦白，態度磊落，與樊氏針鋒相對，樊氏所記字裏行間，對胡氏又敬又畏。究竟學者式的政家與商人式的政家迥然不同，鋪張諂媚，大可不必，樊氏究竟是一位脚色，上海人所謂『有路道』，非『肉眼不識泰山』之流也！）

十月十日國慶日那天，據報告蔣總司令從前線乘飛機趕到，擬於上午十一時在國府接見外賓。

路易十四每埋怨人家來遲，致勞其等候。吾則承認吾自己確煩中華民國主席多等候了足足三刻鐘。晨起氣候清朗，南京四邊，風景佳勝，人家忘記對吾報告蔣主席有意在正式接見外賓之前，先與吾相見，吾對於遠東那種有趣的不正確的習慣已經司空見慣，總之，吾雖是個最守時間的人，但這回吾憑良心說蒞國府時，已在接見外賓快要散場的時候了。

### （三）異乎尋常的歡迎

吾們在南京稍事勾留，並在杭州度星期末後，又回到上海了。杭州是素以富庶稱世的浙江省會，有人口五十萬，但恐。坎。墓。還。多。於。居。民。因為全中國人民都守着營葬的遺風。吾們天天可以看到從上海至杭州的河道裏，無數帆篷船滿載着五顏六色的棺材運往聖地的杭州。自然，祇有富人能享此奢侈。若窮人死了是可以隨便埋葬的。像上海那樣大都會，到現在才開始創辦公墓。但在族祠旁邊，個人營墓的風俗至今還牢守着。而且還有一件非常淒慘的事，駐滬法總領事高克林君對吾們說，上海有專任收埋路上小孩屍體的團體，本年度上半年六個月中，在『大上海』的街沿，總計拾到孩童屍體達一萬九千具，都因父母沒錢買棺材而棄屍於途的！（譯者按，請上海市社會局注意法總領的統計報告，並沒錢買棺材之說是否正確）。

我們來華以後所看到的驚奇事實至多，但再沒有像杭州所遇那樣的奇怪了，我們在杭州車站上，看到滿站交叉着比國國旗與國民黨旗，並聽到軍樂隊奏着

比國國歌！……竟看到一切公共機關；或官場汽車的前面都交叉着比國的三色國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更聽到一位忠實譯員的報告，說是在全杭州的街上都有歡迎旗幟的飄揚，並在設備十分周到的大旅館裏以二百盞中國燈紮成歡迎樊先生的字樣，又有大隊兵士，制服輝煌，旌旗招展，燦爛入目，最奇者，於中比兩國國旗之外，還發現一面金星藍底的剛果旗（譯者按，剛果爲比殖民地，非獨立國家也。又按樊迪文受中央研究院之聘，以私人資格來華，浙省當局竟以幾同外國元首之隆重禮節待之，無怪樊氏要十分驚奇，然而負責籌備歡迎者或仍以籌備周到爲各處冠而揚揚得意也。樊氏究非庸人，決非受人無聊之奉承而即沾沾自喜者。樊氏此段譏嘲，誠滬諺所謂『拍馬屁拍在馬腳上』之明證也。）

我們第一回拜客當然是浙江省政府主席，我們是他的上賓，而這樣異乎尋常的招待，也全靠了他老人家。

截至現時，吾在中國不是往大學校演講，便是在國際俱樂部作茶後的演詞。

這次到杭州確不然，大家要吾對一切民衆講話，說也奇怪，這次在紀念堂的公開演講裏，（譯者按，原文謂『紀念堂鑄着英文 Memorial Hall 字樣，杭州公共機關都鑄着英文』等語，英文既非中國國語，樊氏觀察此點，可稱無微不至，不知國人對此感想如何。）聽講者達三千人，可稱全杭州的盛事，市長，學校當局，杭州的紳士，大隊的大學生——聞浙江大學有學生一千六百人，穿着夏季制服的營兵，還有小學校的學生，都穿着天藍色的竹布衫，由教員領導，有男的也有女的。

吾所講的三民主義，雖有我們慣常充譯述的楊公達先生那樣漂亮的翻譯，全講堂的人都聽之不甚了了，這是意想中的事。但總理遺像掛在那裏和他處一樣；三色的比國旗，掛在紅色的社會黨旗和青天白日的國民黨旗旁邊；吾心中暗暗的想，至少這些小朋友，奉命出席的可憐蟲，他們懂得這位穿軟呢西裝的西洋人，在軍隊雙重排列像籬色樣的中間，在高聲舉槍致敬中，踏進了講堂的這個西洋人